



# 陕南正是好风光

周舒艺

车行陕南。葱茏连绵的大山，不断地从眼前掠过。烟雨朦胧中，那些绿色愈发地生机盎然。这是秀美、湿润的陕南。然而，这里所属的秦巴山区，曾经又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如今，在脱贫攻坚的战役中，这里发生了巨大变化。

正低着头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对大山连绵的陕南而言，易地搬迁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问题，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然而，下山后，生活变好了，后续的经济来源渠道也需解决好。一家家新社区工厂的出现，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

远处是连绵的青山，近处是百亩荷塘满眼的绿色。为了整治村容环境，当地下大力气，制定了诸如绿化承包到户等多项举措。

我惊讶于乡亲们思维方式的转变。山还是那座山。然而，以前的靠山吃山，是靠上山采药、伐木挣钱；现在的靠山吃山，是靠绿水青山涵养出好生态、发展旅游经济。朱家湾村红火的农家乐背后，是村民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大家越来越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几个月前，我有幸踏上这片土地。一路走，一路看。群山间、村道旁、大棚里、社区工厂中，我见证着那些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精彩故事。

在“安康扶贫空间”，一箱箱“富硒苦荞茶”整装待发，它们将从这里奔向各地。安康这片土地天然富硒，近年来，当地政府围绕茶、水、魔芋、生猪、渔业、核桃等富硒产业，打出了“富硒牌”。如今，富硒产业已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富了安康，也富了百姓。

我感动于乡亲们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在安康市石泉县池河镇西苑社区的互助幸福院里，62岁的钟家玉正忙着和同伴们排练宣传政策的快板节目。移民搬迁到西苑社区的钟家玉，说到现在的生活，满脸笑容：“这里很好！”

就在那几日，一个好消息传来——安康富强机场试飞成功。而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前些日子，又有个好消息传来——安康市至岚皋县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至此，安康市实现了“县县通高速”。陕南大地，正是好风光。

嗷声无言时候我会立马对人类漠然，视而不见，然后很快在默然无语的另一类生命那里找到交流对话的玩场。



## 沉默的生命

半夏

好像是我一俯身一伸脚便踏进了无人区，我眼里只有或高或矮或粗或壮姿态各异的一株一株树木。这两天我有点目中无人，看画展朋友说开幕式来吧，我找了个托辞要参加朋友孩子婚礼。第二天去看展吧，朋友说下午我在展览馆等大家，我却想，头一天便不想在开幕式上与画家与各路牛鬼蛇神晤而寒暄，第二天，不如一大早才开门就第一个入场静静欣赏。

艺术品诞生后，它的审美便反对一切来自创作者及旁人的诠释，我置疑评判优劣都是我的事。

沉默时刻我只与自己的内心交流，当然这是这两天树木降我目叫我不识泰山。

树干是一株树命的躯干和腰腹，是一株树命的头脚之间——根与枝叶花果营养的存储仓，靠它撑起树冠的一片天空，如同人的脊柱。

树干是树命的重要支撑，还有如人脸一般的种种表情。

老巴巴裂绽开的树皮下一尖嫩绿，娇弱的芽儿把树干一下子衬得老气横秋，老树干却得意地咧开嘴笑，像嫁人的老人，突出满脸沧桑时也偶尔带点舍不得爱人的点点眼泪。

萌态是嫩小东西的姿态和表情，在网络时代被挪作“可爱”一词用，真真萌啊。

我镜头里一株株老树干的萌态不像佯装的，他们倾情推出了心尖尖一般的所有情爱。

周末这两天的斜峭春寒里，我跟处境里的每一株沉默不语的树都一一打了招呼，它们是银杏、梧桐、柳树、榆木、香樟、榕树、槭树、枫树、水杉……

人有姿态，草木有姿态，物也有姿态。观看载人航天器升空，现场科学家常提到“姿态调整”什么的，以便我们这些不懂航天技术的人听多了也明白，哦，航天器的姿态调整是发射是否成功是否运行正常的一个专用词。专指遥感器或遥感平台对某一参考系所处的角度方位进行调控。其实我不习惯姿态这个词用在这高精尖且冷硬的科学场合，听着别扭，我总是认为“姿态”二字是用来形容生命的，它就是姿色和态度的合并。人活着得有态度得有对一种事物的看法和判断，这就是表明一种姿态。说那些树木花草姿态万千，说的是植物的生机仅依花色样式。总之就是生命呈现出来的原本样子。对一个人的气质的评价，中国传统审美更推崇姿色的美高于容貌之美。古典诗词中形容美人的眉眼之姿用的是“眉是山峰翠，眼是水波横”，说绝代佳人有“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句子，顾盼顾盼。“玉树临风”直接用来形容一株乔木的姿态，引伸也可用于形容一个人的气质独特。说某一女子有林下之风，就是指她的风姿迷人，不带一丝烟火气。茶艺表演中奉茶女子的姿态也比赛貌重要，培训一个优秀高雅的茶艺表演者需要从其坐、立、跪、行等几种基本姿势练起再加上其人的内涵修养。

调养生息时树们们默默地陪伴着我。

与沉默的草木相处久了，我甚至把它们当作人当作密友了，我会抚摸一株树的表皮或者深情地触碰一片叶子，我会亲吻深嗅它的花朵，这种感官的体验纯粹而有幸福感。我有好几张照片是我拥抱着大树树干或背靠着大树树干的照片，拥抱它时我像拥抱着自己的情人，背靠它时，我有一种安妥和被呵护感。

我的镜头捕捉过好多次树的“眼睛”，它们是树干上的枝桠被剥破后留下的伤疤，继续生长，它们呈现出人眼的模样，有“眼脸”有“眼珠子”。

树眼睛的目光有的流露出单纯有的流露出忧郁沧桑，盯着这些树干上的大眼小眼，我觉得我的身心沉入了那些沉默生命的内在，我与它们一同呼吸——它们呼出氧气我吸入，我吐出的二氧化碳它们吸纳。亿万年的进化，我们休戚与共，谁说我们不是命运共同体？

## 云想衣裳

邓小鹏

写下这个题目时，嘴角撇出顽皮的微笑。云想衣裳，我不是云，没有她的洁白与轻盈，亦没有她的优雅与善变，但云想衣裳花想容，无论是无忧无虑的童年，还是如今不惑的中年，喜欢穿新衣爱臭美的情愫却久远流存，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深藏于各处。

浅蓝的小西服，白色的尖领衬衫翻盖着，粉色的大领结遮住若隐若现的花棉袄，幼时过年的衣服现在想来有些滑稽，但当时颇有几分时髦的印记。

西服出自汉中缝绉学徒工的大姐之手，那年还未出师的她，为我做出这样一套西服，据说大部分的缝绉还是身为师傅的姑父亲自踩缝纫机完工的。穿花棉袄着西服着实有碍观瞻，心灵手巧的二姐换了旧衬衣的飘带，做了一条粉色的领带，然后巧手围到翻在棉袄外面的衬衣领上，结出一个漂亮蝴蝶结，打小院经过时，邻家的女孩们都不时想要拽拽领结，掖掖衣角，嘻嘻哈哈调侃着，而那些大妈们则摸着衣服啧啧赞叹，粉蓝撞色的装扮，在那个年代着实引起了不小的震撼。

“邓家女子出息了，汉中服装厂的裁缝了不得哟”，一时间街坊们四处相告，有老太太就拿了布料尺寸到我家央求爸妈，请大姐裁衣，父亲忙不过，只好把尺寸布料寄给姑父帮忙做，一来二去邮费贴了不少，而大姐也一发不可收拾，开春里，又给我做了一套水红的娃娃领花边童装，衣服兜及裤子膝盖都缝缀着可爱的小白兔，最赶时髦的还是喇叭样式的裤子，这样套衣服既让大姐美名传扬，也满足了孩童的虚荣心，只要扣上纽扣，即使再破旧的毛线衣也露不出来，因了衣服我越发希望大姐能早点回家，这样我就可以天天有新衣服穿了。

白底蓝花的短袖T恤，整齐的红领巾，绚丽的芍药花，左右双马尾憨傻的我手捂着裤缝咧着嘴笑，许多年前的在阿姊的评论是那样一个清秀的小姑娘，而那时时髦的polo衫因为来自省城西安倒是让大院的孩子羡慕不已。记忆里虽然家里的生活一直比较清苦，但疼爱我们的父亲却总会利用去省城出差的机会，奔跑在西安的大街小巷一家家挑选比较，用省下的差旅费为我们添置合适漂亮的时髦衣服，红蓝两面带蝴蝶结腰带的滑背心，小立领夹克，风靡的幸运服，白底星星图案的衬衣，黑白格子相间的连衣裙，红色的毛坎肩，黄色的蝙蝠衫，白色的波点泡泡袖衬衣，那些衣服就像五彩斑斓的梦萦绕在脑海久久回旋。

那年，父亲单位所在的待业青年商店购进了一批风靡小城的人造革皮夹克，黑的红的卡腰西服，人们纷纷前去抢购，外地出差的父亲捎话给

母亲，让我们姊妹一人买一件，母亲带着我们试了又试，最后确定给二姐和三姐一人买一件黑皮衣，想着以后大的不穿了可以退给小的，四姐闻之一阵嘟囔后就忙着找同学疯玩了去，而只有试过很多遍红西服的我，一遍遍爱不释手地摸着伙伴们光滑的皮衣，闪亮的纽扣，在脑海里一遍遍想象自己穿上那衣服，如同一团火一样穿梭在小城巷陌的风采。

印象里，我曾身着自己最喜欢的一件红色米老鼠图案短袖T恤，倚着当年县城标志建筑狮子桥照相留影，那是父亲承诺我的8岁生日礼物，照片上运动短发的我表情严肃地望向远方，背景是隐约的远山以及低矮的房屋。多年以后，当我翻看照片，看到曾经熟悉的风景如今是那样的陌生，石狮子已作为乾隆年间的文物被陈列至县文管所，曾经的桥几经翻建，加装了红绿灯监控设备以及仿古的桥牌，那些灰暗的棚户区的地方如今已是高楼林立，桥周围的河道也安装了立体水体景观，每当夜幕来临，走过霓虹闪烁的小桥，便仿佛走入了喧嚣的城市，让人不由自主地感慨时代的变迁，让我们生在小城也有了城市般的体会，车水马龙，霓虹与星月同辉，小城已不是当年的小城了，它像我们一样换上了新装。

时光就像一场幻影，太多的记忆在这如梦如幻里温柔交汇，整理房间，大量闲置衣物堆满床时，那些故往的片段如影相随，母亲奔走大街小巷为我借表演用的红毛衣，我艳羡的目光翻看大姐一袭大红羽绒服的靓照，二姐身着湖蓝的呢子大衣飒然徜徉街头，三姐舞动绿绸蓬蓬裙手执话筒主持报幕，四姐身着粉色卫衣的身影奔跑在大学操场上，表妹欣喜地套上给我准备的过年新衣，我穿着大姐织的大红棒针毛衣在合唱团高声歌唱，父亲从挎包里掏出给我买的连帽运动鞋，一幕幕影片一样……

想起往昔母亲的念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科技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对衣服的诠释已不再是蔽体保暖。彰显个性，向往自由，服装的世界里没有了年龄性别的界限，连帽卫衣牛仔打扮的大爷，灿烂花裙小细跟装扮的大妈，宽大衬衣包裹的紧身吊带破洞热裤的辣妹，全身花里胡哨衣被洞垮垮的少年，一切皆有可能的装扮大街上随处可见，穿梭大街小巷，我们嗤笑过的西服旅游鞋的装扮，红蓝格子“二级干部”形象，全身补丁连破衣烂衫的乞丐装束等等，竟成为时髦的代言，一切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如同我们每天路过的城市……

云想衣裳花想容，让我们在这崭新的每一天尽情享受社会进步吧！

## 话说“金山对诗”

李焕龙

渊源流长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留下了许多浪花晶莹的文坛公案。众多公案无论因作品争鸣、名家异议或人事纷争，都有公论，留下美谈。然而，涉及王阳明的“金山对诗”公案，虽流传久远，却无人论定，以至如今仍悬而未决。

则哲坛花絮、文坛佳话，而无所谓“文坛公案”。那么，“金山对诗”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学活动呢？

今日细读《王阳明全集》《读懂王阳明》《王阳明年谱》等书，经过认真比对、甄别，方可从分散各处的支言片语中理出其叙而不议、述而不评的两大理由：

其一，记录者无权发声与判断。王阳明在“金山对诗”活动中的诗作，既未由在场人士及活动组织者收撰、整理、留存、刻印、发行，也没被自己留于文稿，只是口碑。起初由本人和其爷爷等当事人传为趣谈，后于民间传为美谈，如此这般，逐步传为只有人议及、而无人评定的文坛公案。他在世时或去世后，为他整理《传习录》及杂著者，均为他的门生，作为后学，对师长的作品、事项便只宜记、不宜议，更不宜评说与论争了。

其二，事主的心学盛名掩盖了文名。王阳明虽诗文有名，但中年之后靠其影响深远的心学名振华夏。后世尊其宗师，盛名广传至今，已历五百余年，学说播及世界多国。于是乎，作为圣人的王阳明身世，实在是哲学压了文学。于是乎，多个版本的《王阳明全集》，只有其学成为官后的哲学著述及有原始刻本可供收录无异异的诗文杂著，而无“金山对诗”作品。《王阳明大传》等后世记著，对此事大多无记，凡记者也只是三言两语提及。略为详者，只是其门生、爱徒钱德洪编著的《王阳明谱》。他对多数年份只记一两事，多数事项只记一两句，但对此事倾心，不仅记录了事件过程，而且录入了诗作。原文如下：

“龙山公迎养竹轩翁，因携先生如京师，先生年才十一。翁过金山寺，与客酒酣，拟赋诗，未成。先生从傍赋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大惊喜，复命赋月山房诗。先生随口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圆。’”

历史长河所留如此这般的文史记录，明显告诉我们：史上公推的王阳明著述，既偏哲学轻文学，又因不便担责而重视王阳明的亲笔原著而忽视其口传文学作品。故而，“金山对诗”作品未入其文集，记载只略见于他人著述。因此，“龙场悟道”及“四句教喻”等哲学论题被人追捧五百年，研学五百年，争论五百年，传扬五百年，而所谓“金山对诗”公案却少有人论、鲜为人知。

如果上述理由成立的话，我们对“金山对诗”这一文坛公案，便只能给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与思想巨匠、心学宗师王阳明永远相伴的一

时是1842年，王阳明年方11岁，被爷爷王天叙（号竹轩）领着，离开家乡余姚，赶赴京城，去与头年因考进士、中状元而进京为官的父亲王华（字听辉，别号实庵，又称龙山公）同住。此去重要目的，一为王华接王天叙京城养老，二为王天叙携爱孙投学——他想借此机会为王阳明改善学习条件，以期优异成绩考取功名。行至镇江府，当地文友招待王天叙，邀于扬江边的金山寺景区游玩、聚餐。酒足饭饱，余兴未尽，有人提议对诗作乐，且以名景金山为题。文友相对，谁也不甘示弱，学说要精推细敲一番。然而，大人还在苦思冥想，小孩却已出口成章。见王阳明摇头晃脑地对景吟诗，众人惊而议、议而笑、笑而问：此诗是爷作孙吟，还是爷孙提前做好而让孙儿现场背诵的呢？如论咋问，对自己、对孙儿，都是不公的。因此，王天叙提议另题再对。有人指着侧面的另一景观，给出了“蔽月山房”的题名。众人叫好，开始了搜肠刮肚的又一轮斗诗。然而，这一战局，又让王阳明抢先制胜。当一伙镇江名人还在对景研析，王阳明只是看一眼静悄悄的景物，扫一圈乱纷纷的人物，便移步成诗。当他以其清脆的童音，优雅地吟出，众人只好点头，无言争议。于是，一场带着酒气与才气的文人游戏，就这样因一童子的蝴蝶音而草草收场。此事虽当下无争、无议，也无胜负定论。但事后在其爷爷等人的推波助澜之下迅即传扬，且从镇江、余姚广及各地，以至王阳明人未进京，其“神童”与“诗童”等美名已传至京都，从而给中国文坛留下一则诗话趣事，给中国民间留下一则“文坛公案”。

梳理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金山对诗”纯属一场源于民间的文学娱乐活动，于心学宗师王阳明一生巨大的学术成就无关紧要；这一“文坛公案”也只是源于民间、传于民间的文坛佳话。作为美谈，对其“神童”美名很有加分效果；作为诗话，对其“诗童”美誉很有扬名作用。

然而，对于时年十一岁的王阳明来说，有此趣事，有些趣谈，足矣！

一路精彩，一路惊喜。脱贫致富路上，在物质上摆脱贫困、富裕起来的同时，乡亲们的精气神儿越发达地昂扬向上。

我忘不了那处处美丽乡村。甫一来到安康市石泉县池河镇五爱村，一幅漂亮的宣传画便映入眼帘。行走在村中，

就在前几日，一个好消息传来——安康富强机场试飞成功。而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前些日子，又有个好消息传来——安康市至岚皋县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至此，安康市实现了“县县通高速”。陕南大地，正是好风光。

（转载自《人民日报》2021年1月2日8版）



香雪 张驰作

## 瀛湖

第1257期

## 星期六纪事

侯少

晨雾笼罩了群山 寒霜冻住街景 街上的行人少之又少 只有三三两两的店铺 升起早餐的薄烟 那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我又要去往乡下，旧居 构筑我梦里的家园 去那泥泞的道路 走上一程 像一株返青的稻草 重获踏上故土的喜悦与平静

华灯初上，九华的夜市

烤鱼的香气，四处弥散 在中渡路的十字路口 一向忠诚的老伙计，他累了他静静地躺在街边 任凭来往的汽笛催促，追赶他不想动，也不为所动

这一刻的中渡路，对我来说 是荒芜的，空旷的城市 举目无亲 我的幸运之神 如荷花，雪莲，生长在乡村 那浅浅的池塘，高高的山巅

长长的中渡路 我和我的老伙计 就这样安静地站着 像两根并肩的路灯 等待一个冰雪消融的春天 等待一个被桃花和麦苗认领的春天

## 给你

东敏

从一夜雪白开始 我收藏所有在路上的惊慌 想象自己是不化的六瓣花朵 扎根化龙山的最深处 这一年，还有许多 不敢追逐的梦想

夜色里，我细数着星光 数着星光下的群山 从木寨子、黑湾到花椒坪 在正阳河、冯家梁到标准化护林站 我站在小木屋的窗外 聆听落叶松里的鸟叫声 这一刻，我闭上眼睛陷入沉默

在沉默里，我隐忍诸多不舍 青苔裹满松针与露水 我裹紧群山与沟壑里属于我的足迹 曾经的荒山在冷杉与红华里纵横 而我，将要在老去的年华与骨伤里沉睡

隔着一片枝叶 我听见你声声的召唤 你呼唤我回归故里 在故里，在久违的雪花里 在飘满稻米与清茶的香气里 我看到手捧露珠的你 那墨色大衣正扬起春风一样的爱

这一刻，我抖落满身的卑微 我要埋葬岁月残留的伤痛 穿过你诗画里的慈悲 去做一个善良辽阔的人